

蔡元培

# 現代週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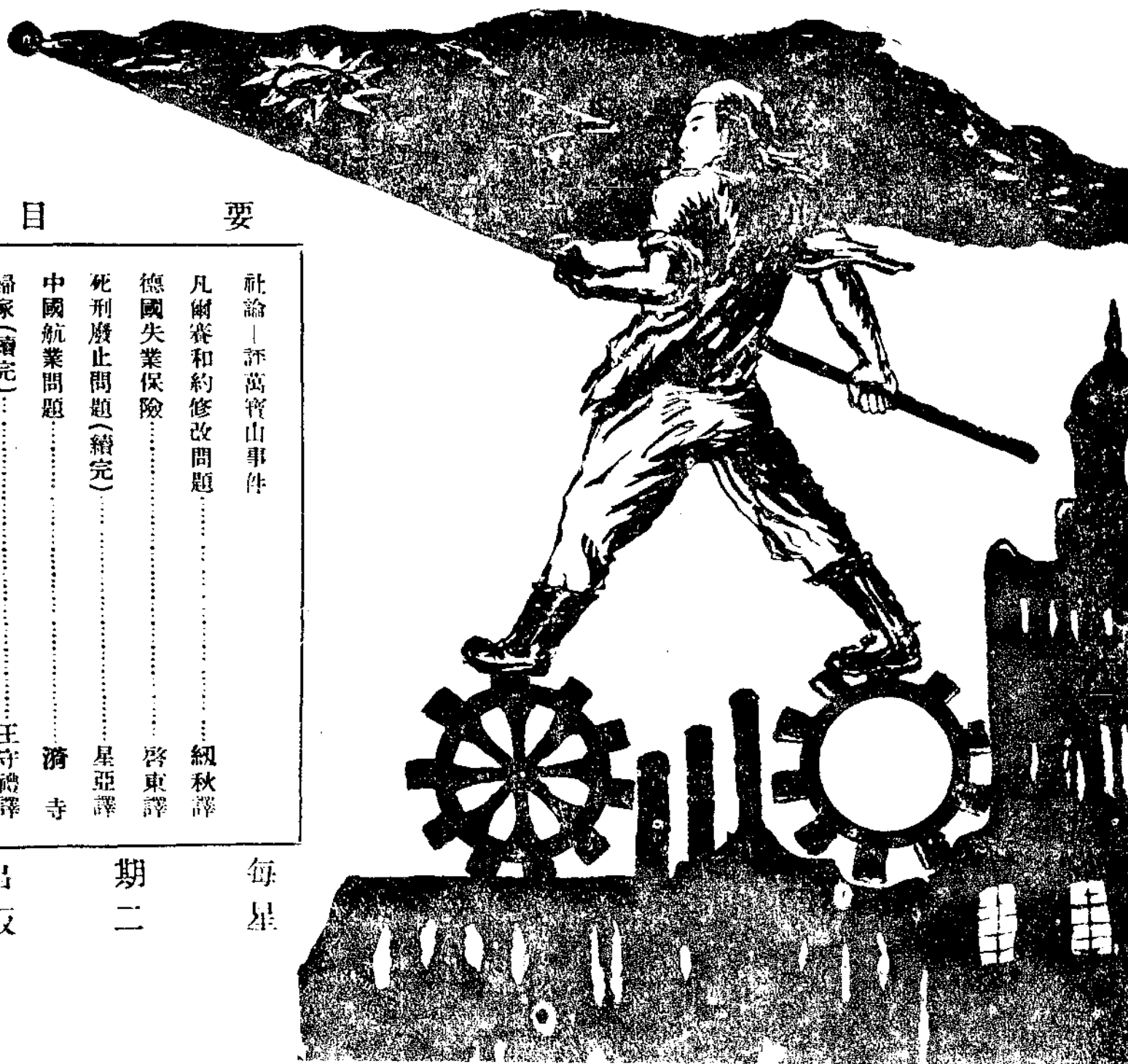
第二期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出版

## 目 要

社論——評萬寶山事件	紐秋譯
凡爾賽和約修改問題	啓東譯
德國失業保險	星亞譯
死刑廢止問題(續完)	濟 寺
中國航業問題	王守禮譯
歸家(續完)	

每星 期二 出版



## 本刊徵稿啓事

本刊採絕對公開態度，凡關於社會科學及文藝，無論著作或譯述，一律歡迎，尤望

海內外學者對於現代國際政治之研究，社會實際問題之檢討以及現代學說之介紹，現代設施之批評，時賜鴻文，以光篇幅。略備薄酬，藉答雅誼。

# 現代週刊 第一卷 第二號

## 目錄

社論——評萬寶山事件

凡爾塞和約修改問題

德國之失保險

死刑廢止問題（續完）

中國航業問題

歸家（續完）

鄒秋譯

啓東譯

星亞譯

漪 寺

包以爾著  
王守禮譯

## 社論

### 評萬寶山事件

近日因萬寶山案之擴大而引起鮮民對我華僑之襲擊，死傷者總數達數百名，現我在鮮之僑民仍在危險狀態中，鮮民之暴動，尚未完全平息。全國朝野，無不同深憤慨，既痛華僑之無辜被害，更切齒日本之嗾使鮮民殘殺華人，蠻橫無理。此事之緣起，乃由鮮農在萬寶山掘溝引伊通河水灌稻田數萬畝，華農自動平溝，日警阻止，開槍三十八發，捕人十數，日方且增派軍警，如臨大敵，資助鮮農槍彈，傳書，帳幕，食品車俱備。更因日方之惡宣傳，致朝鮮之京城，平壤，仁川等處發生排華風潮，襲擊華僑，釀成今日嚴重之局面。此事之曲在日方，乃日本之有組織的有計畫的行動，迭經各報論述，無待贅言。惟吾人之所欲言者，乃萬寶山事件決非突然發生之不幸事件，更非吉林之局部問題，實乃日本對我滿蒙政策具體化之表現。日本之處心積慮以圖我滿蒙也非一朝一夕，其所施之政策為

社論 評萬寶山事件

政治的經濟的侵略兼施並用，相輔而行。請略論之：

當甲午之役，中國派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議和于馬關，伊藤最初所提之條件即有：『下開劃界以內盛京省南部地方，從鴨綠江口起溯江流以抵三叉子，從此向迤北畫一直線抵榆樹底下，從此向正西畫一直線以抵遼河，從該線與遼河交會之限起，順該河流而下以抵北緯四十一度之綫，再從遼河上劃綫起順此緯度以抵東經一百二十二度之綫，再從北緯四十一度東經一百二十二度兩線交會之限順此經度以至遼東灣北岸並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屬盛京省諸島嶼割讓于日本』之要求，注一，是則遼陽，遼東半島，牛莊，登州，皆將非我所有，其侵略野心之大，直欲吞併我全東三省。後經一再駁議，終以『從鴨綠江口起溯至安平河口，又從該處通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劃成折線以南地方；並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盛京所屬各島嶼，又臺灣全島，澎湖

羣島概割于日」而成約，（注二），即世所傳之馬關條約是也。馬關條約公布後，各國見日本對華之野心，首出于干涉者爲俄，俄以日得遼東半島，高麗之獨立徒具虛名，俄在遠東海上之發展必感困難，故聯絡法德二國，同出干涉。以維持遠東之和平爲理由，勸日本退還我遼東半島，日本應于三國之聯合戰線，不得不將其已攫奪到手之滿洲，以三千萬兩之代價退還中國。此次日本之土地野心，雖受國際之干涉，致未得如願以償，但其一日不能忘情于我滿州也明甚。日俄在滿洲之利害既相衝突，而朝鮮亦復成爲俄國之目的物，日本欲在大陸有所發展，非去此眼中釘之俄國不可。然法俄聯盟，若日與俄戰，兵力實不足以敵拒兩國。適當時英與俄法有隙，日英二國，利害既趨一致，遂頻送秋波，于一九〇二年締結英日聯盟，無論英國或日本，設與俄戰，即可牽制法國不爲俄助。至一九〇四年，日俄遂因八國聯軍之後，東三省之撤退俄兵問題而正式開戰。兩國戰爭之目的爲奪我東三省，戰場亦屬我東三省。後俄海陸軍相繼敗退，于一九〇五年日俄訂約于朴思毛次（Portsmouth），俄國除承認日本管理朝鮮之外，並有關於我國者，大要爲（一）將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土領水之租借權，與一切權利讓給日本，（二）將長春旅順間鐵路及一

切支線，並附屬該鐵路一切權利財產轉讓于日。日與俄訂約之後挾其戰勝之餘焰，逼迫中國訂所謂滿洲善後條約，追認日本從俄國手中奪得一切關於中國之利權，並結附約十一款，要點爲直東三省加開商埠十一處，安東奉天間軍用鐵道，改爲尋常鐵道，由日本繼續經營，准南滿鐵道與中國各鐵道繼續聯絡；在營口，安東奉天各處畫定日本租界，由中日兩國合立木材公司，採伐鴨綠江右岸森林等等。至是日帝國主義侵略朝鮮滿洲之目的，可謂大功告成。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後，日本乘歐美列強無暇顧及遠東之際，遂提出二十一條款迫我承認，其中關於南滿東蒙之要求爲「日本在南滿東蒙享有優越地位，管理其鐵路，並有居住，購地採礦，經商之權利。歐戰後，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又恢復均勢之局，尤其是英美等國之勢力最足以牽制日本。及華盛頓會議而後，又加以一種條約之束縛，故戰後日本對中國之侵略，不能肆無顧忌，爲所欲爲。但其野心之大，進行之烈，固未嘗稍減于昔日。此則觀其出兵山東，阻止北伐所可歷歷証明者也。

日本對我滿蒙侵略之歷史，略如上述，其處心積慮，既深且遠，初欲挾戰爭之勝利吞併我滿洲，繼見國際之干涉，乃採取政治的經濟的侵略，欲收滿蒙于其掌握中。最

近之萬寶山事件特不過其侵略『滿蒙』之端倪，何以言之？

日本之侵略滿蒙，可謂其傳統之一貫政策，無論其掌握政權之為何派何黨，對華之積極政策，決不能有所改善，蓋日帝國主義一日不倒，則其侵略之野心一日不減，一般但知田中義一為以對華積極政策之主持者，實則素主對華親善之幣原外相，何莫非一丘之貉，茲摘取前年逝世之田中義一對滿蒙政策執奏之秘密文件，立可恍然于萬寶山事件非局部之問題，乃日本整個的積極政策之應用也。

田中氏首段說明滿蒙問題之意義：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里，人口二千八百萬。較我日本帝國國土，大逾三倍。其人口祇有我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其農礦森林等物之豐富，亦罕有其匹。我國（指日本，下仿此）因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恒久之繁榮，特設南滿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而投資于其地之鐵道，海運，鑛山，森林，銅鐵，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餘萬元。且名雖為半官半民，其實權無不操縱于我政府。若夫付滿鐵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行政權，使其發揮帝國主義，形成特殊會社，無異朝鮮統監之第二，即

社論 評萬寶山事件

可知我對滿蒙之權利之巨且大矣。……無如歐戰以還，外交內政，多有變化，東三省當局，亦日就覺醒，起而步我後塵，以得寸進尺之勢而謀建設。因而我國勢力之侵入，遭受莫大之阻碍。益以華盛頓會議成立九國條約，我之滿蒙特權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動。我國之存立，隨亦感受動搖。此種難關，如非極力打開，則我國之國力無由發展矣。……因而我國不能源源而進，支那人民反若洪水流入，每年移住東三省者，數約百萬人左右。若再任支那人民流入滿蒙，不急設法以制止之迄五年後，支那人民，必然加增六百萬人以上。斯時也，我對滿蒙，又感許多困難矣。』

日人對我疑慮之深若彼，于滿蒙地位維護之切如此。再觀其『朝鮮移民獎勵及保護政策』：則亦裸裸的表現矣！

『朝鮮自被我併後，雖可一時小康。無如歐戰後，美大總統提倡民族自決，以動弱小民族，而朝鮮民心亦為所惑。其不穩空氣，充滿鷄林八道。乘滿洲警察之不完全，彼等不逞鮮民，遂以滿州為策源地。又幸滿蒙到處皆有豐富利源，以安朝鮮移民，因之日移日衆。至今東三省之朝鮮民幾及百萬有奇，如此之現象，使帝國對滿蒙之利權

不求而可自得，真可爲國家造成莫大幸福，而帝國對滿蒙之國防上經濟上，添加無數勢力，爲鮮民統治上，顯出莫大曙光，朝鮮民移住東三省之衆，又爲母國民而開始滿蒙處女地，以便母國之進取。且亦可藉鮮民爲媒介，與支那民連絡一切。一面利用歸化支那國籍之鮮民，盛爲收買滿蒙水田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及銀行，或東拓會社，或滿鐵公司，通融彼等之有支那籍者以資金，而作我經濟侵入之司令塔也，更可作我食料之增產以救國危，是亦新殖民地開拓之一機會。其歸化支那之朝鮮民，名雖爲入支那籍，不久仍可復我日籍。與南美加洲之歸化日本人，悉異其旨，乃因一時之便宜而歸化爲支那人耳。按在滿蒙之朝鮮人如擴張至二百五十萬人以上者，待有事之秋，則以朝鮮民爲原子而作軍事活動，更藉取締之名而援助其行動。加之鮮民中之在滿蒙有歸化爲支那民者，而亦有未歸化者，迨事變之日，是支那籍之鮮民作亂，抑或日本籍之鮮民作亂，可以懸羊頭賣狗肉之方策而對付之，然我國雖可利用朝鮮人如此之行動，亦不可不備支那政府之利用朝鮮人制我也。如論滿蒙係支那之政治區域，是亦我國之政治區域，彼東三省政府如敢利用朝鮮民以制我，則我之用兵機會可以急速矣……按朝鮮民之侵入滿蒙，爲帝國之國

防上經濟上最有密切關係，此後政府必須極力助其完成，以期爲帝國造成新機會。……」

觀此可知朝鮮民之移殖我滿蒙，且收買水田地，並非一二人之行動，實乃日本政府獎勵鮮民移殖以吞併我滿蒙之有計劃有組織的一種策略。萬寶山案因挖溝而引起日警之干涉，掘壕架槍，屠殺居民，特不過日本預定策略之具體化的端倪。誠以東三省地廣人稀，富源尙多未曾開發，實爲移殖日本過剩人口，發展彼帝國主義之理想區域。我國對於邊境防務素欠周到，邊才既感缺乏，邊地人民之教育又不普及，對待僑民本無一貫之方策，來日大難，終不免喧賓奪主，日本虎視眈眈，其所以不亟行下手者，正以藉口無辭，即平日無問題，尙且要製造問題，何況此次萬寶山案因華人阻止鮮農掘溝，日派警示威，大捕中國人，又何足怪？所可痛恨者，則以我國外交官吏之顛預，平日既不講求對策，遇事則欲『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善夫大公報記者之言曰：『我雖欲化小，化無，彼則不惜其化大，化有，風潮已急，人已派警助威，硬行強闖水田，我乃坐待交涉，既未能慰撫民衆，爲彼等負起制止韓僑妄動之責任，又未克以迅速有效之手段，促令日方之解決，因循復因循，卒以釀成正面衝突。』實以言之，『大事

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乃我官僚外交傳統的心理；『無事化爲有事，有事化爲大事』，乃彼帝國主義實行侵略殖民地之不二法門。以我國因循畏事之官僚外交，欲應付彼野心勃勃之侵略主義，毋寧南轅而北轍，與虎而謀皮。

今萬寶山案已一化而爲鮮民之排華問題，民衆之注意力均已被鮮民暴行所吸收閱九日報載，外交部某要人談以萬寶山案乃局部問題可歸地方解決，鮮民殘殺華僑由國府辦理，是中國外交部亦輕視萬寶山案爲局部的地方問題，不必作爲國際之交涉。惟吾人之意見則不然。萬寶山案雖因細故而起，但其背景則有日人對滿蒙行積極政策之重大意味在內，即退一步言，亦爲中國在東三省對待日韓僑民之整個的對策問題。至朝鮮之排華事件，雖情勢甚屬嚴重，僑民生命財產之損失不計其數，現風潮尚日形擴大，華僑之生命一無保障，其背景乃日本利用朝鮮愚民排斥我在韓華僑之勢力，充其量亦不過使華僑在鮮朝無立足地。以形勢言，立即防止鮮民之暴行，救護我僑民之生命，較萬寶山案急切百倍；以將來之重要性言，則發展滿蒙，使不至爲朝鮮第二，注意邊界，對日轉移住東三省之僑民採取適當之政策，較之韓人暴行問題，實爲重大。形勢有緩急

#### 社論 評萬寶山事件

之分，問題有嚴重與否之別，萬寶山案形勢雖不嚴重，而其意義則重大，鮮民暴行形勢雖嚴重，但其問題非十分重大，要未可混爲一談也。

據去年在大公報所載『韓僑之在東三省者已逾八十萬人，而久居吉省延吉和龍琿春等縣者不下三十萬衆，近年源源而來，每年新至之人多則四萬，少亦二萬。東北地利漸闢，水田利厚，韓農長于種稻，多受地主歡迎，移殖前途，正未可限。而問題最多之處願惟延邊數屬，緣其地韓人號爲墾民，而有土地權，日本利用救濟社金融組合，拓殖會社等，廣行低利貸主義，將墾民地契抵貸于各社團，一方面廣設民會，利用親日鮮民對於歸化中國之韓人，施以利誘與威脅。』夫韓僑源源而來，移殖于我吉黑遼三省，儼然與我國由關內去的國內殖民並駕齊驅，足以減少由關內各省前往移殖之數目，自不待言。彼等既來之後，不僅往往與其地居民發生衝突，且日人從中挑撥，利用，故問題更多，隱患尤大。經此萬寶山事件，尤可證明。吾人以爲日人既以有組織有計劃的一貫政策以對我，我若不以組織更精計劃更周密之方法應付之，決不能對此問題有所解決，深望全國人士，對此問題加以深切之注意，一方面，全國學術界對於亞洲巴爾幹之滿蒙各種問題，多作有



系統的調查與研究，一方面，政府從事此種調查與研究之獎勵，同時政府對於滿蒙之開發，亦應積極進行，對於移民亦當與以交通上之便利，全國資本案，若再多投資本於滿蒙，以抵制日美俄諸國（因滿洲之各國勢力極為複雜，最有力者固屬日人，而俄國之慘淡經營，美國之資本勢力，亦不可侮，國人亦當注意及之），庶乎中國在滿蒙之權利，或不至喪失竟盡。復次吾人以為對待韓僑之原則，其歸化中國之善良的韓人，則當相待以誠，容納彼等在東三省及其他各地之發展，予以充分之保護，免其為他國人所利用與壓迫，並對之施行積極的同化政策，除經濟上政治

上一視平等，通力合作外，且應提倡彼此通婚，結血緣的關係，提高教育，普及中國之文化。消極方面則對於為虎作倀之韓人或有二重國籍者，一旦與我國人糾葛則托庇于日本，甚且借端生事，予日人以藉口之機會，非嚴加取締，排斥之拒絕之不可。若復敷衍將事，因循復因循，則來日大難，轉瞬滿蒙亦將非我所有，豈僅萬寶山一案而已哉！（一元，潛研） 七月十一日

注一——見李文忠公電稿卷十六二十八至三十頁

注二——同上三十五頁

# 凡爾塞和約修改問題

Gerhard Hershfield 著  
綏 秋 譯

日前美總統胡佛提議德國停付戰債一年，已經成了國際問題討論的中心，各國對這種提議的態度頗不一致，要知道這種不一致的原因，必須參考本篇所述的理論和實際，而茲譯以饗讀者。

修改凡爾塞和約的意見，現在已經充滿於歐洲各國。這種意見以德國為中心，漸次傳播到各國。環繞着歐洲中部發生許多戰後問題，影響各國，就是美國這樣遠，也受牠的波及。修改和約問題，已變為各國政論的中心，對於窮困的德國選舉上也占重要地位，並且在經濟衰落的時候，大家都認為修改是避免困境，回復常態的一種方法。

這個和約，會把歐洲地圖，根本變動。簽定和約，把歐洲造成一個嶄新的局面；牠想把過去軍國主義的首領間的默契和三角聯盟隔離；又想把各種戰爭消滅，並且為達到這種目的，準備裁兵和建立新小國，以養成健全的民族感情和發展。

修改派的心理，認定和約的許多目的，已歸失敗。海軍縮減問題，雖經過倫敦會議的努力，仍然是一種幻想。建立獨立新小國，固然達到民族主義的效果，但是這種民

凡爾塞和約修改問題

族主義，已經危及歐洲的和平。至於德國，因為債務的重負，以致淪於貧困的境地，財政已經絕望，國內秩序，也在在堪虞，均足以證明戰利品應當屬於戰勝者的論調的錯誤。

關於凡爾塞和約修改問題的爭辯，可以分做三派：第一派是違反本身意思簽定凡爾塞和約的戰敗國，她們一致要求加以修改，聖日爾門（St. Germain），勞伊里（Verdun），特里昂（Trianon），塞佛爾（Sevres）等便是這派的代表。第二派包括各戰勝國家，她們根據種種理由，對於修改問題，頗為猶豫。第三派反對任何變更，說變更能影響歐洲和平。最後這一派，是從凡爾塞和約中獲利最多的。

若果採一些積極的步驟，能夠解除神祇所不能知道的危難，必須承認修改是對的，因為國聯規約第十九條曾經有整理和約的規定。佔領區域前德國公使特里威蘭魯斯（

(Herr Goldfried Trevinnans)曾在國會舉行維馬憲法(Weimar Constitution)週年紀念典禮的開會辭中，提及此點。

德國是戰事損失最大的國家，所以大聲疾呼修改和約。她的許多重要要求，幾乎完全得到國際當局的承認。大家認德國為戰爭禍首的觀念，已經漸次消除。外國當局，認為解決細勒西亞(Silesia)，狄羅爾(Tyrol)，沙爾流域(Saar Valley)，波蘭地帶(Polish Corridor)的少數民族問題，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均屬重要。此外還有凡爾塞和約規定德國縮減軍備，因此其他各國，也應當縮減軍備，已成公認的事實。可是協約各國的軍費預算，却使德人非常的不願意服從。

這些爭論雖然不是十分劇烈，可是對於修改和約的根據，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賠款問題。一個國家，一方面要支付賠款，一方面又要準備金錢來恢復戰爭破壞的大陸，最低限度必須貿易平衡保持順勢。但是德國幾乎不能維持其本身。因為戰爭和災禍的擴大，德國人民，失去了大部分的購買力，她所生產的物品，也不得不加入世界市場，和美國，英國，法國以及活動最利害的蘇俄競爭。德國的工業家，完全靠着外債來從事生產。美國的金元，

已經輸送好幾億到德國，使德國工業界，應用最新機械，以減少生產費，使他們能夠達到與外國生產者競爭的地位。不過因為產業界的損失，已經擴大到全世界，使生產者顯露非常的活動，所以競爭特別利害。德國的生產者，負擔過度的重稅，德國的人民，支付他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向顧着他們三百萬失業的同胞，常常發生『我們如何繼續支付賠款，我們的金錢從那裏來？』的疑問。

德國的賠款，實際上已經支付，並且還要繼續償還外債。若果美國和其他國家繼續投資，自然不會發生問題。但是假定希爾特(Adolf Hitler)和他的法西斯黨員，以及其他個人和黨派，用口頭或契約暗中損壞德國對外信用，結果究竟怎樣呢？德國經濟衰落的擴大，並且不能由她本已的財源來應付賠款和外債，就是她要求修改和約的根本原因。

德人關心的賠款支付事件，現在不是財政上和國際經濟上的問題，已經變為國內工人的問題，這些工人，感覺到他的子女因為交付戰後賠款，一定要負擔重稅，而且這種重稅，足以損壞國家的命脈。希爾特如是解釋租稅，已經得到勝利。雖是用永久存在德國的純粹反塞米蒂族主義(Anti-Semism)或者用演說來吸收羣衆，絕不能使國民社會黨的國會議席從十二人增加到一百零七人。希爾特却

利用災禍的呼聲和希望行動混做一起。

奧國的狼狽，不惟不亞於德國，似乎比較還緊張。奧國受和約的限制，從一個五千二百萬人口以上的君主國變為一個六百五十萬人口的弱小國家，維也納一市人口，竟占總人口三分之一，所以她感受經濟上的困難，比德國還利害。波西米亞(Bohemia)和摩納維亞(Moravia)的少數民族，仍是待解決的大問題。財政上的困難，也是奧地利大聲疾呼修改和約的原因。一九一八年奧匈帝國分裂，把她分做七個國家，奧國在經濟上，竟受成了一個無頭無腳的軀壳。外債雖然不斷的投入這個小共和國，但是不能使她恢復原狀，僅僅能救她燃眉之急。這些金錢，完全消耗在維持最低生存的衣食住方面，等着製造較好的食物。

奧國是被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敵人環繞着的國家，有傳統的敵人和不可逾越的貿易障礙，僅僅有一個德國是她的友人。她究竟用什麼方法可以消納她過剩的生產品？她的人民還在無力注意到本身的必需品，只有讓少數的國營實業去維持。奧國認定解決的方法只有兩種，就是修改和約和德奧聯盟(Anschluss)，這種可怕的聯盟，法國得到捷克斯拉夫外交總長白勒士·(Benés)的幫助，用種種可以想像得到的方法去阻止牠實現。不過奧國和德國，最低

#### 凡爾塞和約修改問題

限度因為經濟上的困難，已經取得世界的同情。

甚至於在德國裏面，雖然敵視和反感不因洛加洛(Locarno)和凱洛克(Kellogg)條約而減少，可是修改和約的主張，本着一種純正的理而發生。其中最重要和令人驚訝的，就是普加資(Raymond Poincaré)，他在政府同情之下，著了一本書，敘述對於德奧大戰罪過的心理，已有顯著的進步。他承認法國外交部相信一九一四年奧國的動員令在俄國之先是錯誤的，實在是張冠李戴。

英國至少有一派的思想是傾向修改凡爾塞和約的。這一派的人物，大概係舊派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們不願任何國家占優勢，只希望大陸各領袖國家保持均勢。還有一層，法英在戰時密切的交誼，因為法國對於英國的戰債，不允依照締結借款契約時候佛郎的價格支付，已經趨於冷淡。這件事固然可以使法國減少五分之一的債務，但是許多英國人很公開的嚴厲指摘法國這種政策，說她雖不是明顯的不法行為，却是不合道義的。法國和英國的關係，在去年海牙會議時，特別緊張，當時英國政治家和美國合作，在揚格計畫會議時，對於法國的要求，加以強烈的壓迫。主張修改和約最卓著的要算莫索里尼首相(Premier Benito Mussolini)。在戰勝國家裏面，承認和約是本着極

端的戰爭熱狂所簽定，並宣布這種文件完全失去牠了結戰後問題的目的的，要推他爲第一個首領。他的主張，和白里安提議的汎歐羅巴會議有連帶關係，他們的論點，希望在計畫歐洲新興完善的組織以前，對於大戰問題，必須澈底結束。不過莫索里尼的政治博愛主義，被他在巴爾幹，地中海，和非洲施行的帝國主義政策所掩蔽。

美國有許多名人和重要的歷史學家已經公開要求修改和約。麻洛 (Dwight W. Morrow) 常從事美國紐哲爾西 (New Jersey) 三十的共和黨上議院議員候選人演說時，第一次用修改和約來作政治運動。黑爾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挾着他的報紙的全力贊助修改。國會議員兼國內海軍事務委員會主席白里登 (Frederic A. Burton) 氏，宣布修改和約是未來歐洲大戰唯一的轉機。

和這些修改派對抗的人，也是不少。爲首的便是法國，她是歐洲各國裏面參加戰爭得到利益最多國家，她決定不惜犧牲一切來保持現狀。因爲稍爲變更和約，對於法國有種種的不利，如像損失賠款，減少威信，或因闡明少數民族問題的癥結，以致喪失她得到的土地等事。不僅法國政府決心維持戰爭利益的一貫政策，並且受着輿論上有力的監督。法國人說幾百萬軍人在佛蘭德 (Flander) 地方的

犧牲，才遺留一個很偉大的財產給法國人，假使反對凡爾賽和約無異反對法國的光榮。

英國反對修改的人們，都把帝國的安全作口實。英國想維持帝國的完整，和救濟十年一現的經濟衰落中的二百萬失業者，只有對於應得德國的賠款，防止減少，一直到她對美債務終了爲止。財政大臣斯諾丹 (Snowden) 對海牙會議代表說，不列顛對於賠款，希望達到最有利的條件，實無意再放任給法國或其餘國家。大不列顛的關稅和禁制稅則孤立在大洋中，只有依靠德國的賠款來清償美國的債務。

巴爾幹的許多國家，全靠凡爾賽和約才能存在，捷克斯拉夫，波蘭，猶哥斯拉夫，羅馬尼亞，希臘諸國，全仗着和約給予她們的地盤而生存，我們也可以斷定她們是反對修改的。

賠款始終是先決的問題，牠是開始修改的第一步。美國主張戰債仍由以前的協約國支付，不管她們收到賠款與否，同時協約國方面對於賠款的態度，完全視美國的態度爲轉移。可是華盛頓方面始終不肯表示讓步，所以同盟國方面有個很好的理由來拒絕考慮核減賠款，整個的問題，又反映到美國的身上。

假若修改多少現實一點，那麼，根據楊格計畫的一部  
分而設立在瑞士白斯爾（Basle）的「國際清算銀行」，可  
以證明是一種偉大的原動力。這個銀行，原來是辦理賠款

的徵集和分配的機關，現在成了一個較大的組織。牠已經  
變成世界經濟的重要分子，以國際財政作她的目的。

一九三一，六，二十七。

## 重要啓事一

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代表均鑒

逕啓者，太平洋國際學會定於本年十月在杭州開會。查該會完全為帝國主義代言人，亦  
即欺騙及壓迫弱小民族之工具，用是經本聯席會議議決，請執事脫離該會關係，嗣後永  
遠不可出席該會會議。事關民族前途，相應函請查照為荷。

北平各界反太平洋國際學會臨時聯席會議謹啓



# 德國之失業保險

工商業之繼續衰落，數百萬失業者之人數日增，其耗國庫而累主計者，在英在德實無所謂軒輊也。

然而日耳曼民族對於營救失業種種計劃之先進而合於科學的，能使其為累於國家大減於英國，真可見人能勝天之妙用也，其一部分之原因，或由於德意志對失業之救濟問題，比英人有較久之經驗故也。

就實際觀察，德意志對於失業問題之防護，為各國之先鋒，大戰之前，德前皇早已努力避免，惟恐行將爆發的社會黨徒之騷動，就力所及，大顯身手，遂完成失業保險之策畫。自大戰後，方法屢經修改，努力避免其將來為累於政府也。

在德英兩國所施行之策畫上，其根本不同之點，在英政府則於每繳納保險費者所輸納之數量以外，不但僱主有定量之捐輸，政府亦有額定之補助；在德意志只在款項竭蹶之時，再由政府出資補助其最大之企圖，實欲使一切失業之卹金，純賴於保險費及僱主捐輸額，兩項收入為抵補，然至近年因失業者之無限量的增加，亦有計無所施之苦

## 德國之失業保險

矣。

依工資之比例為保險費之輸納。

另有一根本相異之點，則在大不列顛任何工人不論其工資之多寡，均輸納同一額定之數量，在德意志工人納繳保險費，則依其每週所得工資之數量，而繳納確定之百分之幾，於是得有大宗工資之工人，其所納者恒多於得小工資之工人，而當其領取卹金之時，亦領取符合比例數目之較多金額也。

德意志之個個工人，凡保險失業者，每週均輸納其工資之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即千分之三十五），在僱主方面，亦對投保失業險之工人捐輸相同之金額於保險機關。

比至失業後提取卹金之時，所有工人計列為十一級，其第一級者，為得工資最少之工人，第二級者，則曾得工資較多者，等而至於第十一級，即曾得最大工資之工人也。獨身者領取依金額之數。

未婚之工人所提取之金額如下



第一級——提取最末次所賺金額之百分之七十五

第二級——提取百分之六十五

第三級——提取百分之五十五

第四級——提取百分之四十七

第五級至第六級——提取百分之四十

第七級——提取百分之三七·五

第八級至第十一級——提取百分之三十五

結婚男子領取飲金之額數

對已婚男子或已婚女子而隻身供給其家庭者

第一級至第二級——提取百分之八十

第三級——提取百分之七十五

第四級——提取百分之七十二

第五級至第六級——提取百分之六十五

第七級——提取百分之六二·五

第八級至第十一級——提取百分之六十

在通則上，此種飲金付與期限為二十六週，倘遇輸金保險之工人，居住於工業十分衰落之地帶，其尋覓工作之情形，至為慘淡，則扶助之時間，得延長至三十九週。

政府協助之款項

當上述時期，既經超過之後，而曾經繳納失業保險費

者，仍然未得工作之時，已不能復得提用飲金之救助，而入於亟待救濟之情形，對此景況，殊尚有施助之方法，就上文所述失業保障之卹金，係得自工人與僱主之兩方，而政府方面補助其缺額，但遇此類緊急之狀況，政府即撥付五分之四，而由各該市政府撥付五分之一，以為賑濟之用，此項經濟之來源，仍取之於稅收而已。

在此類緊急狀況之下，失業工人領用救濟金，限於三十二週，如有年在四十以外者，得延至四十五週，而領用之數量，亦大有不同，在第一級至第四級者，與領用保險飲金之數目相同，但其餘各級之工人，均得其次一級之金額，例如在失業保險規定中，第六級者，為應得原薪百分之六十五，而在此類緊急情形之下，只能領用第七級之卹金，即原薪百分之六二·五也。

其次至於卹金

山窮水盡之後，工人仍不能尋得工作，而將在急賑處所能領用之卹金，均已耗用而無遺，於是遂真至達於撫卹之程度，而請領實際上之卹金矣，此種賑濟之來源，純粹出於城市之政府國庫，已絲毫不能為力，即聯省政府如普魯士，或巴瓦瑞亞之省政府，亦無從着手，於是此種賑款，遂為府市納稅市民絕大之負擔，對此日長增高之消費，

凡在居民罔不同聲咨嗟嘆息，呻吟於無可奈何也。

單純失業保險費不足開支之金額，由政府立即撥付其一部由於國債，其一部由於政府立時撥助之現金，就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之總計，其由政府補助之款項，已超過一萬五千萬金圓矣。

就本年論，或估計之由工人及僱主兩方所收入之保險費，已得一十六萬八千萬馬克之鉅額，如不以國家政府任何之補助，足以支付一百七十五萬失業者之飲金而有餘也。

在德意志徵收之所得稅，約為每人收入百分之二十，比之大不列顛之橫徵，約為百分之二十二者則輕矣。



## 重要啓事二

「新東方」反太平洋國際學會特刊徵文啓事

本刊第六期定爲反太平洋國際學會特刊，凡投寄關於本問題的論著文件照片，一律歡迎。  
收件期至七月二十日截止。

東方問題研究會編譯委員會謹啓

# 死刑廢止問題 (續第一期二十八頁)

星亞譯

死刑與任何苦痛之恫嚇，均不能制止或克服狂暴之衝動。然而就余個人之經驗，則見無論天性殘暴至若何程度，其人對於自己之安適，無不施以十二分精密之注意。凡人性之與獸性愈近者，其畏懼鞭扑之情，亦愈甚也。

試觀竊盜搶劫之犯罪行為，當罪犯蓄意為惡，計畫逃脫之途徑，往往蓄有遇截堵者，即不惜殺人以自逃之意念。由此可見，凡能制止殺人之策，自亦減少搶劫，盜竊，與其他致命案之行為，故幾乎在任何地帶，強暴傷害罪犯之增減，與殺人罪犯適成正比例也。

美國四十八邦中，現有八邦，關於殺人罪已廢除死刑，即 Kansas, Maine, Michigan, Minnesota, North Dakota, Rhode Island, South Dakota Wisconsin 八邦是也。Michigan 邦法律，對背叛邦國者，仍有判處死刑之條。Rhode Island 及 North Dakota 兩邦法律，關於殺害衛士及其他重大犯罪行為，有判處無期徒刑之規定。此兩邦立法機關之廢除死刑，無非顧念純粹以農業生存之地，人民稀少，田場散漫，缺少較大之城市耳。Kansas 一邦，踞邊遠之地帶。於

## 死刑廢止問題

一八七二年廢死刑，其時已二十年無處死者矣。Maine 邦，在一八八七年，廢死刑。Michigan 邦，在一八四七年廢死刑，其時全邦居民僅四十五萬。Minnesota 邦，於一九一年，廢死刑。North Dakota 邦，於一九一五年廢死刑。Rhode Island 邦，於一八五二年廢死刑。Wisconsin 邦，於一九一三年廢死刑。此八邦中，直至今日，除 Michigan 邦稍為例外，均屬居民稀疏，種族方面，純而不雜。Wisconsin 一邦，居民為著名守法之日耳曼人，而統治其邦者，又屬自治。Minnesota North Dakota 及 South Dakota 則瑞典挪威之族所聚居者也。

又有八邦，曾經廢除死刑；但以改變刑律之後，罪犯勃興，遂致斷頭之機，廢而復設；亦可以觀其趨向矣。各邦廢止及恢復死刑之年，試列表如左：

邦名	廢止死刑之年	恢復死刑之年
Arizona	1913	1919
Colorado	1897	1901
Iowa	1872	1878
Maine	1872	1882

(於 1887 年又廢止死刑)

Missouri .....	1915	1917
Oregon .....	1914	1917
Tennessee .....	1915	1917
Vermont .....	1911	1913
Washington .....	1913	1919

二年前 Michigan 立法機關，對廢止死刑問題，付之票決。上下兩議會，均以一比二贊成恢復死刑，而當時行政長官，未施行也。

一般之統計，謂合衆國每年殺人犯一萬人；其數固屢不確。其致死者，容有一萬，惟其中斷非有蓄意殺害如是多也。爲自衛而殺人，爲防衛資產，爲防衛家屬而殺人，與警士之擊射而死者，均屬殺傷。故有統計有五十一種不同之情況能致人於死，均謂爲殺害。在芝加哥城四一件殺害案，其間不及半數爲暗殺。而暗殺犯之百分之三十，其情勢又爲禁酒令之所釀致；此則幾全屬犯法者之殺犯法者而已。

廢除死刑研究會，宣稱『廢止死刑各邦中，殺害罪實較少於存留死刑之邦也。』就全國而論，其言是也；蓋以廢除死刑之八邦，既均屬農業生活，而由居民稀疏，人數

鮮少所致。至若以西方各邦，如 North Dakota, South Dakota, Wisconsin, 及 Kansas 等邦，又如東方新英格蘭十三州中，最平靜之 Maine 邦，持之以與人烟稠密，肩摩踵接，之 New York, Illinois, Indiana 及 Ohio 等邦相較，其犯罪發生之情形，又豈可相提而并論耶？

但兩相比較，却有完全平允公道之一法焉。在已廢止死刑各邦，除 Wisconsin 外，與之接鄰者均有其他死刑未經廢止之一邦。關於風俗上，經濟上，種族上，種種情形，各兩邦并無二致。於此類兩邦相比，固爲極合理之參證焉。Maine 邦與 New Hampshire, Vermont 兩邦，關於人民宗教及一般之性質，在想像中可謂爲極端類似。Maine 邦之居民與其他兩邦相等，惟散處於幾近綜合其他兩邦二倍之土地。於一九二七年，一官方最後之報告 Maine 以廢除死刑之邦，有十五案殺人罪，而在 New Hampshire 與 Vermont 兩死刑存在之邦，各有三件殺人案。在 Maine 邦中殺人犯，約爲十萬分之一。在 New Hampshire 邦中爲十萬分之〇·七。在 Vermont 邦中爲十萬分之〇·九。至一九二八年，Portland 城（在 Maine 邦）有十萬分之五·一的殺人犯。而在 New Hampshire 邦中之 Manchester 其地與 Portland 本爲鄰城，其居民比 Portland 城較多，而殺人犯尚不及

Portland 城之半焉。

在廢止死刑之 Kansas 邦中，所謂殺人犯比較數少者，而實則比較數愈大。Kansas 邦之北為 Nebraska 邦，係施行死刑法律之地；其人民之性質，與 Kansas 居民又絕相類，且 Omaha 城市之居民，較在 Kansas 邦界者較為多所騷動耳。而兩邦相較，情勢不侔矣。Kansas 邦之殺人犯比例數，據報為十萬分之六·一。而 Nebraska 邦，為十萬分之三·四。在一九二九一年中，Kansas 邦有殺人案八十一件，在 Nebraska 邦則殺人案有四十八件。Kansas 邦之 Kansas 城，有居民十一萬八千人，於一九二九年暗殺案凡十八件，即十萬分之一五·二也。

就上述各項事實，使余不得不信以下之定率也。殆「除以農業為生，且為一種一族人定居之邦土外，死刑為公正平允之刑罰；而無論何地，死刑均足以保障無罪惡守法律之良民使之脫離於殘暴及橫逆之壓迫。」

在欲廢止死刑者，殆忽視彼深思熟慮以毀傷他人性命者之天性。法律本不顧及在行為事實成就以後，罪人所受之影響；而專注於罪人在未經成立罪名以前，其決意之效率。在法律之初心，原欲使他人不再作殺害之行事。如有在今日刑殺一人，而不改明日出一謀殺命案。人人因認為

平允，決無人加以非議也。如有二人中，必死其一，當以其間之謀殺人者為有大罪，而致之死，亦天下人所認為公論者也。果有十人蓄惡念，具陰謀，計深慮遠，以殺無辜，如因殺此十人而得救良善守法一人之命，此種死刑亦固舉世莫可非議矣。

無期徒刑，在合衆國尚未廢除，然就實際言之，在美國大多數聯邦中，已經實際廢止。以死刑之棄絕不用，幾有鼓勵劫賊寧願殺其所劫者以滅口，而不願聽其所劫者得以逃生，以為後來在公堂上對證其搶劫之事實。故在美國登記地帶 (Registration area) 中，多數劫案與冷酷之慘殺相附也。在一九二八年，一萬殺人案中，其結果判死刑者僅一百三十二件。其中白人處死六十五人，黑人處死六十七人。Florida 邦以四百八十五件殺人案，判死刑者八人。Georgia 邦，以五百三十三件殺人案，判處死刑者五人。Kentucky 邦有四百二十六件殺人案，判處死刑者三人。Louisiana 邦有四百一十八件殺人案，處死四。Illinois 邦有七百五十六件殺人案，處死十三。New York 有六百三十五件殺人案，處死十四。Massachusetts 邦有八十五件殺人案。處死六。其餘類推可已。

合衆國對於執行無期徒刑，并不符無期徒刑之原意也

其間除一二特例外，鮮有能畢生監禁者。數年前海普古德君 (Norman Hapgood) 曾統計無期徒刑之監禁日期的平均數目。在 Kansas 邦獄中為監禁四年，在 Michigan 邦則為十二年，此實合衆國最高之平均數也。在此情況之下，而謂此刑罰足以防阻殺人其誰信之。

研究死刑討論會委員敦罕君 (John D. Dunham)，二年前曾為文報告於密須甘律師公會；其對於判處無期徒刑條例，發表意見如左：

吾輩現在所根據之法律，其對於經濟之浪費，大有為吾人始料所不及者。在抵朝特 Detroit 一城中，十年之內，有一千一百四十三人，原為以體力之操作藉以謀全家老幼之生活者。今畢生錮閉之，其多數無復營奮鬥生活之機會，因此等人之受禁錮，其家庭多陷於酷貧，而其較長之子女，遂不得不停學以資助其寡母及孤伶之弟妹。推其究竟，只緣殺人者處以無期徒刑耳。而其本身不過數年間受邦家之參養，豐其衣食，時而享受音樂會及影戲之雅趣，有書可讀，有衣可衣；彼漸能作棒球之消遣。或坐於道旁以求其所心愛之事物；其生活至閑散矣。數年之後，自由恢復，而個性未改，難謀職業，即使得其職業，而懶散數年

，率已不堪勞動。於是順自然之趨向，恢復其已往之舊生活，蓋其新職業有不可一朝居之觀念焉。

現在對於『每邦制定法律，視為無權奪人之生命』一問題，多有討論之者；蓋以『已往事實固已不可挽救矣。』試以兩國交兵為例，吾人所致敵於死者其因果為何如哉！姑就一國之立場言之，國家既可自遣其國民至於必死之地以應敵，是殺敵以死，為不足惜也。今有國民之公敵，國家得謂無權以殺此國民公敵乎？有執國家無權以殺罪人者，是真萬分不可解者矣！蓋在政府最高無上之責任，為保護『國家為自身之保衛，而能得其死力，之人民的生命。』今有私人以防護自身之生命，或其家族之生命，而殺人，既為世人所同聲稱為合理矣，今國家致謀殺犯於死者，實與個人為保護子女，執行自衛權，無二致也。

或有持『無辜者，間有陷於刑戮，不廢死刑，永有殺無辜者之可能，』之說以相抗。余甚不以其言為然。此項事實，因為事實可有者也。姑且為謀大多數之幸福計，其影響為何如耶？依事實論，就現在情形，錯誤之斷案，已屬十二分稀有。在已往十年中，五十萬既入獄門之囚徒，其後證明無辜者，尚不及十人耳。

文明進步之世界上，英格蘭已成世人所最欽羨之模範

地帶矣。以實施判處死刑的法律之故，監禁大罪犯人之牢獄，幾乎一空；而暗殺之事，幾乎絕跡。其地每年登陸，兇徒亡命，累萬盈千。其人與尊重法律之觀念，殆渺不相涉。願以刑罪上之報應不爽，而有惡即罰，在其心目中，絞人之繩索，空際高懸；是以殘暴兇徒，瞻顧徘徊，爲之

隱身斂跡。夫斷頭之機，見之可怖，誰不知之；細思被暗殺者，常昇其遺體行近家門，其慘白之面目，可怖之狀，又何只千倍百倍於斷頭機耶！願慮事實，免除後患，吾人當知所擇焉。

(第一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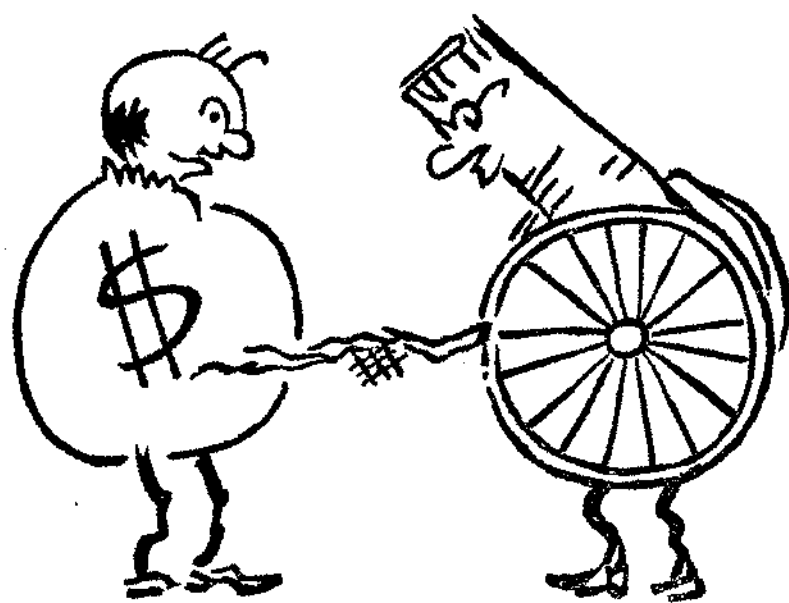
## 重要啓事三

新東方週年紀念特刊出版了！

全書約三十萬言，詳細解剖最近世界大勢及新東方運動一年來之經過。欲知東方革命理論與實際運動者不可不讀本特號。每冊定價大洋一元。郵票代洋十足作用。

北平新亞洲書局謹啓





現 代 國 際 問 題 的 平 和

## 我國航業問題之商權

### (一) 以往我國航業衰頹之回顧

航業乃國家社會之命脈，貿易經濟之關鍵。航業不振，則其國物力不足有爲，甚且爲外人所操縱，是以歐美日本諸國，對於航業，政府則撥款獎勵之，商民則盡力擴充之，文物往來，悉載以本國輪船，利國福民，胥是賴也。回顧我國輪船事業，蓋觸於同治十一年之招商局，迄今六十餘年，進步殊少；近年又因國外商工之壓迫，國內戰爭之影響，公司多呈不穩之象，維持原狀，已屬難能，尙何能力以期發展？然外人在華之航業，則與日俱進，如擴充航路，增置輪船，日施其侵略之野心，至今沿海沿江外國公司多至四五十家。而內河之外國航業公司，猶未計及，主權喪失，航業被侵，每一思及，能毋痛心乎？

原吾國人民之知航業之利，已有悠久之歷史；惟海外航業之發展，則至隨唐而始盛，降至宋元，船隻之與海外交通者，亦至頻繁。明永樂間鄭和馬歡等通使西洋，以伸張國威，前後七次，航線遍南洋各國。當時匪特航海事業盛極一時，而造船事業之偉大，尤足驚人。我國內河行輪

### 我國航業問題之商權

，則以清同治十一年所設之輪船招商局爲嚆矢，嗣後用汽機行駛之輪船，遂以紛起，然皆資本薄弱，船舶甚少，業務未臻發達。及乎清末，海禁大開以來，國內航權，乃漸爲外人所攘奪。於是沿海沿江以及河流湖港，莫不有外輪之蹤跡，雖今日交通之便利，貿易之激增，固不能謂外輪爲無功；然而喧賓奪主，華輪歷數十年猶奄奄無生氣者，謂爲完全受其競爭與壓迫之所致，亦非過言也。時及近年，國人鑒民生之凋蔽，實業之萎靡，僉謂非發展本國之交通事業，不足以資救濟。於是鐵路郵電，學者競相研求，不遺餘力，而對於航業，雖亦注意及之。而苦無確實之調查及實驗。致令聽其自由生滅，有如置身於旁觀地位者然，良可慨也，須知我國航業之病，尤甚於鐵路郵電，航政既不統一，航權又被侵漁，革與事業，纏綿萬端，決非一時所能見效，勢必通盤籌畫，各方兼顧，始能言之有物，不等浮詞。然則研究此問題，實不容緩。況今當全國統一，建設伊始，於此問題，尤當注意，鄙人不揣，既述其衰頹之由願，再將振興計劃，與我讀者，一商權之。

(二) 今後振興我國航業之計劃

我國航業之衰頹，及其振興之不容緩，已如上所述。然則如何計劃使之振興，實今後政府所當努力者也，除航政法規政府已從事編訂公布外，吾人以爲今後亟應進行下列六項：

(一) 收回海關兼管之航政權——查現行海關制度，分徵稅，海事，工務三部，徵稅部爲總轄關稅行政之重要部分，海事則管以商稅收入所舉行之海事行政，工務部則本爲海事部之一課。民國以後，始分離獨立，後二部所管事務，多在航政範圍以內。乃以數十年來，大權操於海關之故，舉凡沿海及長江航路之須加整理者，輒由海事部（分巡工巡總巡三廳司）之巡工司，以測量所得，編訂工程計劃，上請總稅司，或作他種宣傳，俾各口岸洋商據以聯合要求，由各該國領事公使，向我政府交涉，冀得施行其計劃。因之遂有一種中外混合行政之組織。如上海之滬浦局，天津之海河工程局，皆受條約之束縛者也。他如營口之遼河下游工程局，重慶之川江委員會，烟臺之海壩工程局，福州之閩江委員會，廣州之西江工程處，外人皆目之爲外交特別契約，其經費大半由海關代徵附稅指撥，外人遂公然越俎代謀矣。考此各工程局各委員會設立之初意，僅在掃除水

清障礙，便於航行爲前提。當日內外當軸，果能稍顧及主權，未嘗不可施以限制，即今日以鑄錯已成，亦非無改正之策，正式國際條約尙可以平等互惠加以改訂，矧其僅爲一時之規定乎，欲知此等航政管理權，一日不收回，即國家主權有侵削之虞，而華商航業無發展之望。故爲根本之計，惟有將海事工務兩部所管事務及其所屬各機關，從速由交通部分別管轄也。

(二) 造就航業專門人才——我國關於交通事之特殊教育已有鐵路郵政電報三項之施行，獨航業一項，尙付缺如。阻碍航業之進展甚大，境內之外國輪船公司，除夫役司事有少數華人服務外，即本國公司之船長大副等多有借材異域，至航業管理，造船工程，港務建築，水道測量，及引水等專門技術人才，幾寥若晨星。此種專門學校，尤屬絕少。匪特一國之航業爲外人所操縱，航業人才永無成就之日，於經濟上直接間接亦受多大之損失。今欲一去斯弊，惟有造就航業專門人才。倘能創辦大規模之商船學校，設置船管理駕駛三門，俾得積極進行，是爲最善。所難者我國承亂之後，百業凋敝，經費難籌，獨創學校，恐非易舉。故比較其易辦而可收效者，則可在南洋唐山二大學之內，添設造船一科。於交大添設航業管理一科。以養成專門人才。三校畢業

生，再由交通部送往外國深造，俾日後為國服務。如此不但經費節省，人才亦可不乏，誠一舉數得，當軸諸公，未識以為當否？

(三) 獎勵本國航業及造船業——今世各國對於航業，莫不採獎勵政策，以發展本國之航業，我國思欲振興航業，亦不能例外也。考各國獎勵方法之主要者，有直接間接兩大別。茲述如下，以供國人參考。

A 間接獎勵政策——此種政策。乃對於外國船舶加以種種之限制及負擔，以期促進本國航業及造船業者也，分述如次：

1 對於航業獎勵

a 通運價稅之輕減——鐵路國有時，與自國航海公司締結船車之連絡，因欲助長某方面之貿易，特別輕減鐵道之運費，俾內地運費較為低廉，是即間接助長定期航海業之發達也。如德國往時為獎勵小亞細亞，及東部亞非利加之貿易，曾減輕鐵道運費，以間接援助該方面之航路是。

b 沿岸航海之保留——此為禁止外國船舶沿岸航海，而以本國為限，現今除英國外，各國皆行

我國航業問題之商榷

之。

c 漁業獎勵——漁業獎勵金制度，十七八世紀以來，已通行於英法美諸國，此種辦法，直接因受獎勵漁業，間接即可養成優秀海員，而為航海業發達之主因，試就日本遠洋漁業獎勵法觀之，對於漁業船給與一定之獎勵金外，更就每船員一人一年有日金十元獎勵金之規定，是足以知其用意矣。

2 對於造船獎勵

a 外國船輸入制度——自國造船價格較高於外國船價格，則必促外國船之輸入，此際對於外國造船之輸入，至少須課以內外船價格差額之輸入稅，以防止之。至輸入稅之賦課標準，以比照船舶輸入價格，適用從價稅主義最得當。雖然其鑑定甚為困難，故近來各國多用從量稅主義。就船舶之總噸數一噸課以稅若干也。惟當注意者，此種關稅，不可失之過重。否則有礙本國航海業之發達也。

b 對於造船材料之特典——內國製鋼業尚屬幼稚，不能充分供給造船材料時，則免除造船材料之

輸入稅。又或為鐵路國有之時，亦可特減造船材料之運價，以補助之，此法德國行之，頗有效驗。

c 免稅方法——如對於使用自國造船之航海業者，於一定期間內，特與以免除所得稅之恩典，是亦間接獎勵之一法。

此外如內外船舶差別待遇，取得國籍權之制限，雖亦為間接獎勵之方法，然前者因近日諸國，通商條約，多特禁差別待遇，後者則以我國造船業尚屬幼稚，船價異常昂貴，實行此法，不惟無效，反至阻害海運業之發達。故此兩法，鮮合我國之實行也。

B 直接獎勵政策——間接獎勵政策，有以他國之抗議及互惠條約關係，而不便實行者，則不得不採用直接勸法。又分二項。

1 獎勵金之給與——其以造船業發達為目的者，謂之造船獎勵金。其以航海業為目的者，謂之航海獎勵金。前者之計算，以噸量及機器為標準；後者以噸數華海里數為最普通。他如輪船材料動力容積航齡速力等，亦皆為計算之標準也。

2 協助金之給與——凡私立公司對於國家直接有所提供者，國家則與其當事者定立契約，而以金錢為之抵補也。其對於國家直接之提供，有為運送郵件者，有為戰時協助海軍者，英美法日奧西荷等國，皆有此種協助金給與各公司焉。

(四) 擴充造船廠——航業端賴船舶，船舶之多寡精粗，與航業興衰有密切關係，世界列強未有造船業不發達而航業得以發達者，願我國境內之造船廠，寥若晨星且多屬於外人創辦，而其製造力又皆不大，欲為擴充航業計，則大規模造船廠之設立，刻不容緩也。

(五) 創辦遠洋航業公司——航路所訖之地，亦即其勢力之範圍。故列強擴充航路，組織遠洋船業公司，不稍暇息。甚且侵入他國領地之內，而得有航行權，以伸張本國之航業。我國遠洋航業；在歐戰期間，一時頗有發生，大抵皆南洋航線，惜當時政府未能善於聯絡，積極扶掖，使組織一規模宏大之公司，而造成本國在南洋航業之大勢力。且當時各該公司之資本不厚，賠累甚巨，往往受外人之壓制，不得已求其保護，而入外國籍，仰息有年，歲輪可觀。迨至今日，太平洋上幾無片船隻帆懸我國國旗以航行其間矣。嗚呼！已往不諫，來猶可追，處此之際，從速創一

中國郵船公司，總公司於上海，而設分公司於各大商埠碼頭。招譽望素著身家殷富之華僑若干人，令其籌劃資本經營之。而政府則酌量撥款相助，以促其發展。誠以華僑之擁有巨資者甚多，而航業與其事業有密切關係，投資必能踴躍，公司資金既厚，則基礎自固，且華商在南洋各地，經營糖業樹膠椰子米穀者甚多。向運輸貨物。時受外人壓迫，極盼祖國興辦遠洋航業公司，以應此需。故一俟開船，貨物旅客定能增倍也。

(六) 水陸聯運——鐵路與航政，為交通上最大利器，而互有密切關係者也。火車所不能直達之處，濟之以輪船，而輪船不能直達之處，濟之以火車。是水陸交通，互相

為用，交通事業，庶幾日趨敏活。且客貨搬運既可免手續之繁冗，而輪路兩局，因貨運增加，其營業亦得利益也。查我國航業興辦數十年，對於水陸聯運，尚無完全組織。有之亦不過江海輪船之聯合，而於遠洋輪船及內河小輪之聯合，尚少注意。今後於此當速實行，至於實行之計劃如何，則待專門家之研究，非本篇所論也。

以上六項計劃，為振興我國航業之先決問題，至若取締外人引水，以供給本國之需要；肅清沿海盜匪，以安商船等，皆為振興我國航業之所需，惟按目下我國情形而論，宜戒於奢談而不能辦，故舉其拳拳大者，作為根本之立論也。

(完)

# 目要期三卷一刊季大朝

德奧稅聯問題.....	陳振陸
準不法行為論.....	曾志時
英國最近經濟概況.....	沈均
中國土地問題論.....	逸美女士
選舉革正論.....	林霞著
新民法之基礎的概念.....	胡長清
歐洲經濟合作.....	生寶堂
婦女勞動保護之面面觀.....	陳振鸞
商品會計概論.....	崔汝惠
資本主義制度之內在的矛盾.....	陳文光

代 售 處 文 齋

## 歸家(續完)

包以爾著  
王守禮譯

她聽到房外的足聲，緩緩抬起她的頭來。有人進來了。當初走到寢室裏，然後開了門來到廚房裏。伊里阿斯嗎？不——這又是老命第。

「讓你一個人在這兒，在我看來是很可差的，沙拉呀！我聽見你進來了。」

「告訴我，伊里阿斯死了嗎？」

「你不知道什麼事情發生了嗎？」

「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伊里阿斯現在是住在那邊另外一所屋裏哩。」

「難道……難道他結婚了？」

「沒有，他是一個領卹金者了。他已依棲在一對新結婚的夫妻那邊，而他們已建築了新屋哩。」

「他……他已把房屋變賣了嗎？」

他舉起眼來，向對方的人看着，氣喘喘地。

「我以為你已知道了。我想，你也常轉到那邊去，同他們同住。」

「同陌生的人們嗎？我們——伊里阿斯同我——我們已沒

有我們自己的家了啊！」

他抖顫着，像受了涼似的。他們兩個人，在他們的老家，同着他們的牛羊或一二隻小雞——新生活的幻夢——已經破滅了。伊里阿斯總變成另外一個人了。她先後左右震蕩，直視前面的富，呼吸也沉重起來，深沉起來。

命第走向前來，把手按在她的肩上。

「你不必這樣傷心，沙拉。伊里阿斯——可憐的人——不能再作工了。他非如此做不可。沒有一個人想你會回來的。」

「請聽，命第——你願意去把伊里阿斯叫來嗎？」

「這裏——但是，唉，你不是到那邊，那邊有人住着的地方去好些嗎？你在發寒瘧，而且你須吃點東西。這兒既沒有床，又沒有褥。况且夜又深了。你還不如同我來，到那邊去睡去。」

「你願意去把伊里阿斯帶到這裏來嗎？我在世上從來不會到陌生的家庭去過。」

「假使你堅持，那自然好的。他已經入睡無疑，不過



「……一切的事情哩！慈善的救主呀！慈善的救主呀！」

她的脚音，漸漸寂默了，沙拉不動地兀坐在火爐旁石板的上面，目光注視前面。屋頂上，烟突裏，北風怒哮着，但她依舊兀坐，一點也不注意她在寒氣中震慄。最後她到這裏，在她自己的老家裏了。新的生活啊——唉，是的新生活啊！她的肢軀前後地搖蕩着。

青年夫婦正熟睡在曾是田野的房屋裏，當大門在大風中被人撞開，一個人在捫她的路走進去時，他們吃了一驚，醒轉過來。

「是你嗎，命第？什麼事？」

「我必須對伊里阿斯說話——喔，救主啊，這是怎樣的一個時候！」

于是老婦人穿過地板，走到領卹金者躺着的房裏去。

他們聽見他們在說話。老人以為他是在夢中無疑。當他同命第最後出去，在地板上艱步而行時，他對青年夫妻說道：「喂，那真奇怪！」

「什麼事呢？」

「沙拉回家來了。」

「這兒？」

「是的，她在那邊小屋裏。」

他們的足步聲消失在夜氣中長久以後，二個青年夫妻還如箭桿一樣兀坐在他們的床上，互相睇視。沙拉，暗殺的犯人——他們從小孩的時候以來所記憶的老鬼——竟回家了！她要想在這裏住下嗎？他們難道也要像對老人一般供養她嗎？難道他們是在這種義務之下嗎？在契約裏難道有這樣的條件嗎？不——在這個廣漠的世界裏，永不會如此的。老人應當養他到死——那是真的。但對於沙拉却一個字也不會提及，他們自然不，永不讓沙拉到他們家裏來。

但，同時，她是在那邊的小屋裏。他們在蒼天的名義下將如何對付她呢？

他們再不能入睡了。他們在任何剎那之間會聽到她的走來。但無論如何，他們只能任他度過這一個晚上。可是不能再長久些，不能多一天——永不！

外面，月光明耀而且澄清，北風已微微靜了下了，但從海邊送過來的空虛的波濤聲，還像遙遠的鋼琴音，抑揚振蕩着。

矮小的老人同着他的鄰居命第，在月光下，橫過田野，彳亍地向着曾經是他的老家的小屋走去。他大搖大擺地

走着，揮搖他的手杖，這是他從里特格特的審判官那裏學來的習慣。但整個的時候，他以爲他是在做夢，在他視爲死已教年的抄拉——終身監禁的抄拉——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他現在早當自己是個鰥夫了。但無論怎樣，她現在是在那邊小的小屋裏。他又要去看見她了。於是舊時的追憶，都蘇醒過來。自從她去後，『平安』最後是來到他的家內——也來到他的心上。沒有人責罵他，咒詛他，並且一無所事，快樂異常，於是，於是她又驟然地來了！他現在在蒼天的名義下將如何對付呢？

他的脚步緩了下來，促急地喘着氣，向曰周圍視想跳走了。他從他的老家，他曾被虐待痛苦過的地方，曾犯了莫大的罪惡的地方逃逸出來，這實是他的無上的安慰。的確每當黯黑的晚間，他寧願繞遠路來避開這所房屋，而且他會想乘早把它折毀了去。但是，抄拉——抄拉已經儼如從她的墓中突然鑽了出來了——那邊，那邊她正坐着，期待着，再要做他的妻，開始營從前的同居生活了。上帝幫助我吧——我的確是在做夢啊！

『喂，再見！』他的鄰居命第說道，因爲在她看來還是任那夫妻二個留在一處好些，那是無疑的。

但是，當他找到獨自一個人開門進去時，他却抖顫着

### 歸家

，驚惶着。

小小的寢室，空洞無人。他在牆上和地板上搜索一番。她會像一個魔鬼似的由地板升起來，或像一個巫婆般從爐竈裏鑽出來吧？他喘着氣如傷了風地咳嗽着。

『有人在這裏嗎？』

房中清楚地回響着他的聲音，但沒有人回答，他走向廚房去，可是他恐怕有些東西要在他背後發生。他把門打開，探進頭去。那邊火爐旁邊，坐着一個黝黑的形像，搖動着。但不會立起來。他冒險進去，一面他却想飛逃了出來。于是他辨清一個蒼白的臉，埋在園中裏，一雙眼睛，他是認識的。

『這是……！』

他再不能說下去。

過了一响以後，答辭才聽到了。

『是的，伊里阿斯呀……是我哩。』

再靜默了片刻。他們能夠聽到各人的呼吸。

『晚上安啊，伊里阿斯！』

她現在立了起來，伸出一隻灰白瘦骨嶙嶙的手，他勉強地把它握住。

『喂，是你嗎，抄拉？噢——晚上安啊！』

他的喉嚨緊迫了起來。末後，他們畢竟從前是夫婦的。

「你怎麼樣呢，伊里阿斯？」

她的聲音，是新穎的，懇求的，溫柔的。

「喔，過一天算一天吧了。你呢？」

他並沒有對她說歡迎之辭。他只是站着凝視她——甚而不敢稍接近去些。

「喂，我已在這裏了，伊里阿斯呀！」她末後這樣說了。

「是的，我知道了。但你必須同我來那邊去。」

北風在屋頂上，烟突裏暴噪着，她仍舊如剛纔一樣，呆立在月光之中，不會除下她的圍巾。難道她預備第二次離開此地嗎？

「假使你還要我的話，伊里阿斯，這應當是你移過來的。」

「這兒！可是那完全不可能的了。」

「喔，我猜想這小屋還屬於我們的吧，是不是？你沒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再來開始營新生活嗎？」

「這裏，從新營新生活，住了嘴吧！你不知道什麼事發生了嗎？」

「親愛的伊里阿斯呀，你當不要這樣說哦。我們必需

從新開始——在這裏——像在昔日一樣！」她向他請求着。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了，沙拉！」

「親愛的伊里阿斯，你該不要這樣厲害，我已做了這麼多的罪惡了。我必得有一個機會來彌補它纔對，我們將好好兒地共同規畫——在這裏——我們兩個。」

他從來不會想到她的聲音會如此溫柔的。

「我相信，你是神經錯亂了，沙拉。」他不管怎樣只得答了。「難道你不知道這已完全不可能的了嗎？」

「不可能的了！」——他走近前去。「你將永遠不饒恕我嗎，伊里阿斯？」

他把他的手摸摸額際，轉向窗子凝視。

「不是那樣，沙拉。但是我們如何來過生活呢？」

「但是我們能夠工作，奮鬥，難道我們不能了！唉！我將不再偷懶度日了，伊里阿斯呀！」

「我們兩人，而今已過七十歲。並且我已沒有位置。少年夫妻不會來養活你，所以——所以我們還是到養濟院去。」

「好，當我們再不能維持我們時，我想養濟院不能幫助我們，像幫助其他許多人一樣。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共同居住。你移到這裏來，伊里阿斯，你看，我們會好

好兒地活下去，而且是異常快樂的。」

她藉了月光之助，看見他的臉色因她要他移過來再同她一塊兒住的思想而變成驚惶了。他被寒痘執住，凶猛地發抖，她看見他的神氣，不禁吃了一驚。唉，兩人間的鴻溝難道已裂得如此之廣，懇求央請已無能補救了嗎？

「你說到那裏去呀，沙拉？我恐怕，青年夫妻有我一個人已足夠了。」

「我有這間小屋哩。」

「你的確不會在這兒住下來吧。我甚而連一張床，一把椅也不贖了哩。」

「我要在這裏住下！」當她再在火爐旁沈坐下去時，說道。「小屋是屬於我的。至少一半是屬於我的。」

「住了吧！可是我已把它賣掉了，沙拉，現在是青年夫妻佔有的了。而且它馬上就要拆毀了去。」

「什麼？你把小屋賣掉了？」

「是的，」他說。

「但——我的呢，那末？」

「你的！你是在工作房呀！」

他的話，像暴風地突然要襲來一樣，他覺得她的攻擊已凝聚在言辭之中。可是這次他要拒絕她的呵叱了。

### 歸家

「你賣掉了我們的房子，是因為你想我不在這裏阻擋你？你把我的也賣掉了。現在，現在，引我到門邊去。」

「那不是我的過失呀，沙拉！」

「喔，你是個蠢貨——那就是。你常常是個蠢貨。」

「而你呢——你是什麼？」

他們兩人又要到互扯各人的頭髮的境地了。她覺得悲劇已到，立了起來，勉強地再問他央求一次。

「你不會把我驅逐出去吧，伊里阿斯！你不會吧，會嗎？」

「不會。但小屋已不是我的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已經告訴你，我再沒有替你留着一個家了。」

她把她的手掠過眼簾，嘆着氣。

「那末，我想，我還不如再出去好。」

「你到那裏去呢？」

「我想，那邊有一條峽江，我能把我自己淹死。」

「無意義！來，同我到青年夫妻那邊去。他們無論如何將給你一夜的安睡。明天我們再來計劃我們怎樣地幫助你。」

「不，伊里阿斯——我回到這裏來並不是爲此。我回家來，爲得是想再得到你和我的家呀。」

「那現在是太晚了，」當他行動着想出去時，說道。  
「好，到青年夫妻那邊去吧，伊里阿斯，我無論如何也不去！」

「但今天晚上你不能留在這裏。」  
她伸出她緊握着的兩手，向他作最後的請求。

「請，伊里阿斯——遷到此地來。你聽到了沒有？給我一個機會重新做人。否則，我將永遠不得救我可憐的心靈了！」

由是她氣嘶力絕了。她由于旅行，由于興奮，由于巨大的失事而氣嘶力絕了。她開始啜泣，兩手遮住臉，再在火爐旁沈坐下去。

他走近她去，將手按在她的肩上。

「來，沙拉，讓我們到青年夫妻那邊去。」

他擦乾了她的眼淚。

「不，伊里阿斯呀，到陌生的人們那邊去，你沒有我也可以去得的呀。」

「可是我已告訴你，何可不能留在這裏過夜。」

我要留在這裏。我至少今天晚上要留在這裏。這是我的家。明天我能離去的。」

他勸誘着——他想甘言誘導她，想威脅她。她只是先後

搖撼着，目光注視前面。

「我至少今天晚上要留在這裏，」她依然重複說道。  
「我至少今天晚上要留在這裏。這是我的家。」

末後，他追憶到昔日之事來，不禁動了怒。假使她像一隻雌狐狸一樣行動而兀坐在寒冷的冬夜裏，只是使他磨難而已——爲什麼呢，那是她的事情。他是走了，假若她不要同他到青年夫妻那邊去，她儘可呆坐在那邊。

「對她說話，一點兒用處都沒有！」他在青年夫妻面前訴怨地說，當他走進去穿過地板到自己房間裏時。「真的像她！毫絲也不會改過！她今天晚上要留在那邊。」

青年的妻，以爲沒有一張床送過去覺得悲痛似的。他至少應當那邊去把她帶了來。

「永不！」矮小的老人嘶聲地說。走到他自己的房裏去了。

他是由經驗而知道她的。對她說話，毫無用處。

但是那晚，青年夫妻躺着再不能入睡了。不祥的婦女在那邊做什麼呢？青年的妻請求她的丈夫到那邊去看看，但她立刻就改變心意了——當沙拉在那邊，那座空洞的小屋，在這深夜裏，不是應去的地方的。不，她不讓他去了。

大鐘在牆上滴搭地滑過去。這會掛在舊的小屋裏，而

沙拉已把法條轉過許多次的：這開始敲了——，二，三，——好像在夜氣中喊了出來，請求她過來似的。

但時間一點一點過去，沒有聽到足步聲的過來。老人再已睡入床上，緊緊地裹在被褥裏，以防寒氣。自然，這畢竟是個夢。無論如何，他不願移到那邊去，同沙拉共同生活下去。

外面，月光變成滲淡，因為天上已被雲遮滿。破曉時，當北風又開始狂號的時候，如羊毛的大塊的雲，疊疊地從勃萊里亞海上狂捲過來。嚴冬到臨了，翌朝，人們醒過來，將見到白雲片片，山河變得銀白之色。

但在那邊小屋裏，沙拉曾在從前放床的角上，躺了下去。她臥在冰冷而無所遮蔽的地板上，她的腳因長久地跋涉在汽船碼頭之故，濕得不堪，但她聚集了她的衣裾，緊緊地裹住圍中，把小包裸放在她的頭下。她最後是再歸家了。

火爐靠牆兀立著，向她注視。她在從前的時候，曾有許多次把它燒上了火，而且做過咖啡的，現在它好像冷酷地在問：『你果真在這裡要做什麼呢？』

而且那邊她會有一次坐着領過小孩的。小孩啊！唉！

### 歸家

但是，她雖則閉上眼睛，怕看見它，他無論如何不能避免地聽見它哭。

它在火爐的一角悲啼着。

喔，這悲啼聲音啊！

而老蠢貨伊里阿斯，他常常是廢料而且毫無義意的，走了進來。她將拖鞋對他頭上擲去，哭詛着，暴罵着。滾出去——你！我們在家裡一點吃的東西都沒有，滾出去，我說——你的灰面，真令我難堪！但她很知道，現在他已疲乏了，而且家裏有吃品和牛乳，足供他們二人的。可是他轉過身去，出去了！她轉向牆去，在寒氣中戰兢。

于是她的養女海爾格走了進來，臉色蒼白，年輕的，天真的。跑到村裏去，我一個野夫吧！』她對她狂嗥起來。『如今，你已夠大了，替我們生一個外甥吧，難道你是個艸人，沒有一個青年瞞你一眼麼！』

但是，當海爾格格有一天憂愁地回來時，則有另外的一段故事。嬰孩他們的丟臉的事。嬰孩必須棄掉。那末，人們便會忘記一切。聽吧——嬰孩在哭——但它必須棄掉才行！

她在冷的地板上輾轉呻吟。

唉，她跋涉回到這裏來，她不是為得要找平安和償補

嗎？而祇轉成審判的一天。這兒，她仰臥着，被寒冷和鬼怪騷擾着——難道這是痛哭切齒開始的地方嗎？

耶蘇救主呀，可憐我可憐的犯罪者吧！

她末後開始和暖起來，真的漸漸開始溫和而且舒適起來。最後，她變成這樣的灼熱，她掙扎着好像要丟去不需要的被褥似的。

假使房二虎沒有這許多凶悍的臉睨視她，多麼好啊！但，現在，他們麤集攏來——一切她所誹謗過的——一切她偷過烟艸和先令過的——一切在許多年之中她會對他們侮蔑現過譴責過的人都麤集了攏來。他們源源不絕地走來，他們從窗外凝視她。他們都在那邊——他們全體。這是審判的一天。

現在要彌補它確是太晚了，她太老了，不能把一切的惡事都改頭換面了。這真是太晚了。

『伊里阿斯，伊里阿斯——你不能饒恕我嗎！』

『耶蘇救主呀——可憐我的心靈吧！』

但伊里阿斯已經走了。這確是太晚了。

窗邊，現在另外的臉在探視。火爐重新勃勃有生氣，開始譁話了。房中擠滿了想來復仇的人們。她想努力掙扎起來，逃開去，但她太精疲力絕了，沈重地再躺下去。門

外振響着許多雜亂的足步聲。一大羣人走進來，他們全體是來審判她，而且向她訴怨的。上帝啊！……上帝啊！……！

隨後，她覺得一個生客進來了。他用力擠開一條通路，別人都讓了開來，呆視他。這是一個微微帶着鬍鬚的青年。他伸出他的手，他的口音，也異常和善的。

『起來，沙拉！走吧，再沒有罪了！』

同時，月光完全在夜氣中消失了。偶然有幾片雪花開始在北風中飄舞，最後冬季的侵晨到了，森林和小山都披上了一襲皓白的雪毯，這裏和那裏，風旋着雪像一個幽靈站了起來一樣，尖銳地，漩渦地砸在牆壁上，籬笆上，破裂了。西邊小山的前邊，峽江滿流下來來，在白雪的飛舞之下，作成黑色，並且發出幽揚地微波的衝激聲。

青年夫妻和伊里阿斯，不曾入睡，現在他們一個一個地帶了燈籠去過雪地來到小屋中去看抖顫着的她。

雪片飄進灰白小屋的牆隙間。青年的妻去到門前立住了。她不願意首先進去，她丈夫雖然是個人羣中的大漢，也踟躕不前。所以，伊里阿斯只得抖起精神，提着燈，推門進去。

『你……你睡在地板上嗎，沙拉！』他提着燈向着牆

上掛着一個包裹的地方走去，切切地問。

沒有回答。他更走近去，提高他的燈。老婦人兩手叉在她的胸口上仰驕着。她的眼睛擴大地張開着。

『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吶吶地說。兩個青年夫妻走了過來，呆立着瞧。老人曲下身去。

『唉，這樣了！』他最後放下燈籠說道。

老年的命第來了，把死屍洗淨，伊里阿斯是個手藝精巧的人，就開始做了一個棺材。

當她竄在門板上，穿著白的蘇衣，白髮潔淨地編成了時，老人叫了進來。于是他來了，他的臉因工作而紅潤了——他們在那邊站着，青年夫妻 命第，曲脚丈夫，二脚又開，脚尖突出。

『你還記得她曾有一時是很美麗的嗎？』命第問他。

『喂，是的——她夠美了——關於這點，她可沒有缺憾。』

青年的妻把她存牆角上找到的包裹帶了過來。她將牠打開，他們都向她望着。裏面有一柄木梳，一面柄已破裂的鏡，二塊手帕，一襲亞蘇布襯衣，一雙襪。裏面也有一本小小的日記簿，帶着小小的彈簧，這是伊里阿斯從昔日以來所認識。青年的妻遞給他，他把它開開，裏面有着錢

歸家

。有些銀的克郎納（註：那威丹麥瑞典的銀幣名。）——和——真異怪——也有許多銀票。無疑地這是在這許多年之間在這裏或那裏，她從汗血得來的銀錢裏省節下的——預備有一良好的時日再歸到家裏來。

『一個或二個先令放在手邊，可以買買烟，』青年的妻說道。

『是的，它們可以！』伊里阿斯臉上閃出微光，于是他把錢囊藏到懷裏去，

（完）

喬漢，包以爾 Johan Bojer（一八七二——）從他自己不同的經驗裏，獲得各種人的情狀和廣漠的智識。他是個自成 Self-made 的人。就是在小孩的時候，他自己籌劃作工，隨後層在老富登 Lofoten 地方，嘗盡冬季捕魚的各種苦澀。他的廣大的書籍的智識，有一部分是在特羅脫漢 Trondhem 的學校裏得來，但主要部分還由于他自己浩博的瀏覽。後來，擴充他的眼界，在外國住了幾年，尤其法國住得最久。他的性格雖則常常是那威式的，但包以爾的把本意念却含着普遍的意味。這一點，再加上他活潑的描寫和說故事的天才，使他博得世界的聲譽了。他的讀者最多是法國和英語諸國，他的名聲，甚而也達到印度了。

三七



包以爾當初在自己國裡以一本『人民的行列』(Procession of the people) (一八九六年寫) 小說，博得大衆的承認。在這小說裏，他把政治的分歧的結果展示了出來。不幾年後，他產出了迅速的連續的幾部心裡、小說：『朝拜 A Pilgrimage』，『謊言的能力 The power of a Lie』，奸詐的土地 Treacherous Soil』。主要的題材，是報應的鐵面無情——即便懺悔人也不能把他的罪惡洗去。『歸家 Home-coming』裏，也是由這個信念而寫成的。他全體作品之中，最流

行的，要算大戰時所寫的一本『大飢饉 The great Hunger』這小說了。這是說一個人失了世界，但他用自己對敵人的慈和行爲而再得到對於上帝的信仰這件事。包以爾隨後的的作品：『上帝和婦女 God and Woman』，『維根民族的末裔 The Last of Vikings』，『我們自己的人民 Our own people』，是那威樸實人民的真誠而富有同情心的故事，最末一本却以美國的草原作背景的。

# 投稿簡章

- 一，投稿無論創作或譯述語體或文言凡關於(1)現代國際政治之研究(2)實際社會問題之檢討(3)現代社會科學之介紹(4)各國經濟狀況社會狀況之記載(5)現代設施之批評(6)文藝作品或隨筆及(7)漫畫照片等皆所歡迎但以短小精幹為佳
- 二，投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三，投寄譯稿請附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註明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原載何處出版日期及地址
- 四，投稿揭載與否概不退還如欲檢還請投稿時聲明並須附足寄還郵票
- 五，稿末須繕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由投稿人自定
- 六，稿費於每月底核算每千字自一元至三元漫畫照片每張自五角至三元
- 七，稿件本社有增刪權不願增刪者預先聲明
- 八，投稿請寄北平北新橋北溝沿九號現代週刊社收

現代週刊第一卷第二期  
民國二十年七月十四日出版

編輯者

北平北新橋  
現代週刊社  
北溝沿九號

發行者

現代週刊社

印刷者

東城新開路十七號  
華美印刷公司  
電話東局二六四六

代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定價			冊數	報費	郵費
每季	每半年	全年			
每三册	每六册	每十二册	三	分	本埠半 外埠壹分
三角八分	七角五分	一元四角			

廣告價目表			
面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期	十五元	八元	四元
十三期	百六十元	八十二元	四十六元
二十六期	三百元	百六十元	八十二元